



中國新文學叢刊

司馬中原自選集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原中馬司

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

司馬中原自選集

中國新文學叢刊 23

翻版
印權
必所
究有

著作者：司馬中原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三號綜合書城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新臺幣一〇〇元
平裝新臺幣八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元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八月再版
中華民國七十年三月三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大丞孝慈，並因訪問美國及赴菲列

濱授課，歸來較晚，深以未能及時集稿奉

呈為歉。並短編作品，近年減產甚矣，故選多

為舊作，雖多汰其蕪而取其精，總可留作

紀念也。專此拜頌並頌

文編

并
夏承子
六十六年

目 錄

鄉巴老捉賊	黑河	沙窩子野鋪	患跳舞症的女子	窮途	小傳	手跡	生活照片	素描
七	七	四	三	三	一			

作品評論引得

作品書目

野烟	一〇三
黎明列車	一二九
鳥羽	一三一
戰馬的血祭	一四七
觸體地	一六五
洪荒	一八七
李隆老店	二〇三
童歌	三三一
弄猴人	三三五

小傳

司馬中原，本名吳延孜，民國廿二年二月二日，出生於江蘇省淮陰縣，幼經抗日戰亂，輾轉流離，勝利後移居南京，遂以南京爲籍。來臺後，服務軍中有年，創作不輟，其早期作品，多成於軍中。廿餘年來，創作累達四千餘萬言，曾榮獲中國第一屆青年文藝獎，五十六年度教育部文學獎，六十年十大傑出青年金手獎等。司馬中原於五十一年自軍中解甲，卽以寫作爲專業，原兼任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常務理事、總幹事，現任華欣文藝工作者聯誼會執行委員兼總幹事。

· 小 ·
近十餘年來，司馬中原本服務之旨，足跡遍歷國內大專院校，發表演說六百餘場次，本年並應邀訪問美國及菲列濱，與廣大海外青年接觸，作坦誠的心靈交通。

司馬中原現居臺北，有一圓滿家庭，夫人吳惟靜女士，育有五子一女，現均就讀於大學及中學，正因其生活穩定，才能使其安心創作，更上層樓罷。

窮途

寒燈思舊事·斷雁愁驚眠

——杜牧詩

又該是長途客旅們巴望宿店的詩辰了。

每年白露過後，這條荒路上，秋就顯得有些兒寡情，冷聲冷色的不甚開顏。路從大山缺那邊流淌過來，流到遠天橫雲的懷裏去，一到深秋葉落，山缺口兒裏就難得吐出行人了。許是因着這份天呼地應的荒涼罷，荒路有多麼長？怕只有轉急的西風知道；西風竟也走累了，緊抱着路邊的樹行子哀哭着，老遠全聽得見又長又慘的號聲。尤獨到了黃昏拐磨時，風號得更切，彷彿勸人早點兒投宿到有燈有火的地方去，莫再留連長途上的斜陽暮景了。

這天的西風被黃葉兒撕着頭髮走，尖聲尖氣叫得像挨了刀；好心的黃昏看着不忍，把眼也哭

紅了；一個落寞的趕路客卻拖着長影子踽踽獨行過來。那人頭戴一頂破粘帽，帽沿全叫老風啃缺了，斜墜着遮住眉和眼，只露出刀削般的尖下巴和幾莖稀落微黃的鬍髭，身穿一領褪色的竹布衫，灰不灰，藍不藍，好像在陰雲裏染過，肘袖前襟，幾大塊雜色補釘並沒能補齊衫上的破洞；秋風抓起衫擺，使那人身子大仰着，彷彿倒着朝後走的樣子，若不虧他背上豎起個長條狗皮捲兒和捲心露出的琴把兒，只怕是前後難分了。

「還有多遠才巴着店呀？」瞇着的眼從帽簷下露了露，空得發慌的心裏便滴進這樣的問詢了：問誰呢？誰也不會陳着這麼索落的季節，急着趁晚趕這段荒路的了。

天也不能就算晚，碎束的陽光還在樹梢上欲去還留的輝耀着，只怪這一路的樹行兒太高太密了，使樹影下的路身有些灰暗。也不知哪朝哪代，哪年哪月裏的人植下這些遮蔭樹，粗的雙人合抱不交，細的也接得上天風^①了。暗褐的樹身捱着排過去，好像深黑的長廊，沉沉的把趕路人囚在裏面。

「趕路要趕（二）（八）月，既不冷來又不熱！」風聲裏傳出遙遠得有些空幻的聲音：「我說，年輕人，你出遠門太晚啦！春二月裏出門最好，一路上春暖花開，山青水綠，趕起路來也見精神。這八月麼？嗯，該是回程了啦！」

是誰那麼感嘆過的呢？搯狗皮捲兒的趕路人幽幽的吐了口氣，伸手按按粘帽，從帽簷間捏下

一片枯葉。還是幾十年前初離家，走過那條路的。路身彎彎曲曲隨着山根轉，路邊盡是些嵯峨的怪石和疏落的山草。自小就聽人津津有味的講說山南的故事，曉得「山南有棵金桂樹，八月花開黃糊糊。」便常放眼去看屋後的山，日頭照在山頭上，立峯的石面是褐紅色的，那些山樹、飛泉，清楚得好像探手就能攆下來，總想再等三兩年，也就能起個大五更，懷裏揣着餅和水，像出門趕長路的長輩們那樣，打山北走到山南去，看看那棵金桂樹，嗅嗅樹上的花香了。墨沉沉的日子淌過去，就像門前大山溝裏的水；山北的日子就那麼難過法兒，連山溝的流水全是墨黑的。村子座落在朝北的山窩裏，整夏不見風刺兒，整冬又那樣苦寒。

一窩幾十戶人家，石牆矮矮的，屋頂兒坡坡的，山茅繕成的頂蓋全叫黑沙風掃成炭色，活像一些燒炭窯；可真是又醜陋，又儉寒。閉起眼，那些參差的脊頂就會在人心裏攪浪。幾十年光陰淌下去，路淌下去，多少事全扔在路上。爲什麼不能扔開心窩深處的一點兒黑？黑裏展現的老窩巢？！

是後面來了趕晚路的鷄公車了？！指狗皮捲兒的趕路人停住腳，聽了一忽兒，毡帽下的瘦下巴露出一絲軟意，旋又凝固了。那不是鷄公車，那是些晚生的金蟬，抱着禿落的黑枝柯，在那兒尖聲的細泣，泣聲綿綿的流蕩着，彌滿了天和地。棍打的西風陣陣緊，成千累萬的黃雨在不敢驚觸的殘陽光絲裏舞盪着，不知黃的是樹葉還是陽光？總覺黃得刺眼，衰蝶似的招搖招搖，也不知要

把人朝何處牽引。

彷彿又回入黑刁刁的日子裏去了；北山村的日子黑硬黑硬的像塊石頭；村前村後的緩斜坡，黑土上攤滿那些黑石頭。有一種草叫作烏風草，剛硬的寬葉片伸展着，褐紅的葉緣釘着粗短的硬刺，連山茅也綠得太深，帶幾分黑意。貧瘠的黑土地長不出什麼莊稼來，蕃薯最賤，拔起來也比山藥豆兒大不好多，田地活不得人，眼就仰望着多岩的大山了；山腰有些枝柯盤曲的黑松樹，沒風也擺出有風的架勢，人在山下望松林，一灘一灘牛糞似的。拖鬍子老人說過，「甬瞧松林沒好大，幾十代人代代砍伐也沒把黑松給砍完。」每逢冬天，砍黑松就成了要緊的行業，清早揸着扁擔和短斧，扁擔頭上繫着繩；冒着峭寒上山去，不管山路多艱險，立峯多陡峭，黑松多半生在那些地方。日子那麼單調，像幾百年流傳不變的古老的樵歌，把滿心的艱苦酸辛全包藏在裏面了。

聽不完山南的故事，初冬的晨光淡藍色，伐斧聲叮咣迴響着。一些推油簍的鷄公車消失在山腳的彎處。全北山村，沒有幾個人出過遠門。有個賣野藥材的老爹每年揸着藥簍兒到山南去；簍裏裝着蒼朮、金銀花、生地，和烏風蛇的蛇鞭蛇膽。他走過山根的野舖「金桂樹」，到過比金桂樹更遠的地方。自己沒見過故事裏的賣藥材的人，只見過他的墳墓，但那些故事卻被寂寞的年輕人在伐樹時一遍又一遍的咀嚼着。嚼不盡那開着金桂的山南……

晚霞燒起來，幾道帶形的游雲兜不住沉沉的落日，深秋的晚霞燒得雖然熾烈，總隔着一層淡

迷的冷，溫不着人心。金蟬的鳴聲初歇，枝間的棲鳥又喧語起來，細細碎碎的咀嚼着一日的遠翔。落日穿雲，迸出無數針刺一般微弱的光絲，纏繞在落葉上，飛沉進黯野的溝渠，轉瞬間全幻化成靄靄的玄紫，一切都已暮了！

一切都已暮了；揩狗皮捲兒的趕路人還彳亍在荒路上，落葉的雨，時間的雨，無數無數顛飛的黃蝶逐舞着迷離，蕭蕭，蕭蕭，一陣緊過一陣的蕭蕭，打着他的行囊，打着他的毡帽，打着他補綴的藍衫，他就那樣朝前彳亍着，撲向迷離的暮色深處。離家後，常回溫那些記憶，怕在心窩藏久了會變得迷離。幾十年溫下來，該迷離還是迷離，連照在山茅屋頂上的太陽也彷彿是黑的了。歲歲苦寒打熬着人，朔風掛在人滿生瘡凍的兩耳上，黑松的針刺那樣扎手，自己總咬緊牙根，使利斧劈開那樣盤曲頑強的枝柯。山南的故事永遠沒有嚼膩的時候……很少見那麼高大的金桂樹，植在野店的天井裏，背靠着瓦嵌的影壁牆，故事就是這麼傳講的……北八十八南八十，野店像個挑擔人，挑着南北兩頭荒，再看只是個小小的野鋪兒，可真熱鬧得緊，門前一排酸棗樹，屋後叢生着苦棟，右邊枕着個常年不涸的野蘆塘，水清得照見人影兒。每到黃昏時，騎驢的，擔擔的，揹着絡繹兒趕早的，推油簍的鷄公車，運鹽的手車歇成一條龍，客堂前後大做牕，湘妃竹編成的牕格外金桂樹開着花，一屋子全是潤人心肺的桂花香，灶上昏瓢熱水燙罷腳，一天長路的疲乏就消了一半，加上二兩土釀的老酒，兩碟野味落肚，渾身就添了精神。叭着煙天井裏落坐，說

多麼消閒有多麼消閒。合夥湊把銅子兒，拉流落在野鋪兒裏吃閒飯的瞎子唱曲兒聽；瞎子會唱曲牌兒上所有的小曲兒，沒一支不那麼哀淒撩人，帶點兒甜又帶點兒說不出的感傷味。月亮升上來，近近的貼在矮簷上；南飛的大雁也愛選着野蘆塘宿夜，響着清亮的嘎嘎。

山南就有那麼美；一塘白了頭的蘆花隨風飛絮，瞎子的琴弦盪起溫柔的月光，辛辣的煙草味，幽幽的桂樹香，油和鹽，皮毛和酒混合的氣息，天南地北捻成股兒的笑聲。賣野藥材的老爹全經歷過。唉，只要有那樣一個夜晚，一個夜晚的酒和桂樹和月光……伐着黑松的年輕漢子，誰沒妬羨的慨嘆過；慨嘆發洩不盡，便以粗沉沉的嗓子把滿心鬱悶藉樵歌吐瀉出來。朔風尖得像快刀，褐紅的岩石冷着臉，長冬長夏褪不盡陰濕的苔痕。那年該是十八歲了，空生着壯健的粗胳膊，卻伐不盡山腰盤曲的黑松。白天採伐連皮帶葉的松枝松幹拽下山，夜晚得趁着場上的雪光束成一捆捆的燒火柴；拖塊大石作墊兒，立上斧，揮動木榔頭，空空的音響此起彼落的搖撼着矮矮的龜伏的山村。哪年哪月挨得盡這樣的日子？夢醒時，慘白的寒光從碗大的窟洞射到鋪前；忍不住伸手去撈上一把，想撈來看一看是不是來自溫暖的山南……等隆多的大雪封迷了山徑，日子又太空閒了；樵歌寂落，溫飽的眼裏全都是山南的影子。故事中叫做「金桂樹」的野鋪兒，店主是個通文墨的老先生，肚裏裝滿五湖四海的滄桑，十八歲的閩女取名叫作金桂姐，長辮子一甩，到處散着桂花香……儘管說故事的人早埋在孤墳裏，山南的日子彷彿沒走過，結成一幅百年不變的